括異志

括異志卷第四

襄國張　師正　纂

陳省副

慶曆初陳吏部　洎自三司副使謫守鍾離郡比曹負外錢愚時為通倅錢善數術一日俾其邑封具酒肴悉召陳宅之長幼會于倅居明日錢詣陳謝曰昨日以菲薄奉邀貴眷者聊示區區之意以託後事爾陳大驚曰足下四體甚安此言何謂也錢曰明年正月某日某當死乞護送

諸　孤歸京師故樓則幸甚陳知錢善數術亦
不以為然愚嘗謂其妻子曰陳亦行尸耳過明
年復舊官則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餘
陳從廬州未半歲復召為三司副使數月病背
疽而死越三日陳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據榻
附而降語曰吾昨日已見王將設酒我辭以創
痛而止門外從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綠
緋寬衫烏靼靴亦無異人世不復號慕以自苦
也又數日復降語命設榻如賓主位曰此前濠

州同官錢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復與比部同官前日已嘗宴會相得之歡不異平昔可令院子傳語錢家縣君言比部教善視十一郎比部幼子最所鍾愛者今再與陳吏部同事甚樂勿思念悲慟也先是二日錢之幼女方十餘歲聽中京號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見比部與陳吏部在一高堂上宴會樽俎繁慎無不華麗左右侍衛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覺啼泣被呼方省與陳宅女奴降語相符昔之小說載幽冥事者

多云人間郡縣陰府悉同若陳吏部之為益州豈其然乎比部之子閑今為供備庫副使言之甚詳

王待制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監兵治守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媪立射堂中氣貌甚假卒驚詢之媪曰我乃監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媪何妄也媪曰

弟告無多語卒入白監軍處出視之姿狀音息真母也而言語哀惻監軍號慟家人已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羃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旣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牢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謁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誰尸之曰固有然爲之者亦近世之大

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與所惡事荅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為之記　其子復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外郎石公𤵸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児朱髮青膚自中霤

下瞰垂臂捽一女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逮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娩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宮於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曩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差班行監當今差京官令中霤之下者嘗有井李殿直監臨日鞭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遭大

水湮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舉治平中嘗為福建路轉運使廨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於是家人怪其肌體日瘠精神恍惚訊之郎曰嘗有李家娘子甚美與二婢子来侍我咸謂物怪所惑召醫巫視之悉無効乃涸池求之得三鱧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欒而焚之曹亦謝病歸維陽歲餘卒

陸龍圖

龍圖陸公詵尹成都日府宅堂前東南隅有大枇杷一株其下夜則如數女子聚泣者燭之則無所見厥後半歲陸卒於位熈寧六年成都闤闠間遇夜邏卒聞哭聲呦呦然凡數十處就視之則無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餓盈路繼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麥則無人收刈至於綾羅紗錦絲箋諸物鬻者亦少宜乎䰡兆之先見也

丁都官餘目覩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傳慶諫議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鱉嘗一日得數鱉付廚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煩熱殆將卒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俟終翌日視之則自戶閫至婢胸脅間皆青泥塗漬婢亦稍間訊之則云不究其泥之來但煩熱差耳家人伺之遠夜有一大鱉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胸冰之婢逾旬遂愈詢其致鱉之自婢乃述

其本末天聖中傳慶爲遂寧通守與先君言如此

馬文思

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姪也遇罷官多寓家高郵軍細君之妹亦居是邑嘗以牝羊饋於公未幾生一羔秣飼數月閑居患無人牧放乃鬻於屠肆翌日臨格將烹之出刀于側且瀹水以俻燖濯將刲而亡其刀良久見其靶於溝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銜

而投諸溝又以足踐渟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僞後以羊歸馬氏自此不復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嘗守全州嘗自書斯事于閱理堂之壁云

陳太博

太常博士陳公舜俞在明州觀察推官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六七歲一日戲嬉于外逮歸則男子面有墨規其左頰女子朱規其右頰家人怪問其所規之自則云不知家人但謂小兒戲而

為之命滌去翌日復然如是幾月餘日日如是
而無他怪陳慮為怪之漸也白轉運使求治他
局遂沿牒于浙西廨既空郡給二皂以守舍一
日二人相與言曰陳察推向以二兒面有畫以
為怪而竟無他我等當驗之有能獨入堂中自
朝至暮者醵錢若干以賞之一皂欣然携短劒
入堂之西序醉臥牀下及醒日已過午吏喜其
無怪又喜將獲所賞也徘徊伺晩而出俄然堂
扉啓有數婢從一婦人臂鸚鵡立堂之陀若所

覘畫然吏熟視默念曰茍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將以刃刼之忽心動若大悸不知其身之所有驚呼携劒突門以走犯譙門穿長街若發狂失心者市人覩其持劒以為有變皆恐避之未半里壓踣道左衆掖起奪劒而詰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　進士耦泰遊明州親見此事

馬仲載

熈寧六年開江南為郡縣既得峽州築為安江

城命內殿承制馬公仲戴統卒三百戍馬時石
鑑以兵馬鈐轄知辰州總千兵亦駐城中一夕
邏卒云蠻兵數千夜當攻城石聞之即欲遁去
馬曰鈐轄儻出則誰與守遂仗劒於門令曰敢
出者斬石遂留蠻兵亦不至由此石頗銜之未
數月馬忽仆地懵然無所知僕從乃舁辰州就
醫藥石乃劾其棄城戍將以軍令裁之馬病稍
間就鞫于武陵乃具饌邀訴司南岳翌日有稚
子方十歲未嘗讀書忽睡中呼索紙筆乃書曰

南岳門下牒勑馬仲載念卿遥祭之專勤聽其訴聲之怨切據卿之罪理當喪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職止命降災奪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壽懋哉幸矣熙寧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復取朱筆畫一印於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兒復睡少選而寤話之云有一人青巾黃衫以黃勑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寫也仲載之事武陵人無不知者南岳勑好事者多録而藏之

夏著作

尚書郎高公請蔡州人罷官歸鄉里村居嘗坐壠上視農事有耕夫於土壤得鐵牌上有大字云司法叅軍夏鈞高亦不喻數年授知道州相次有長沙人夏鈞調本州司法叅軍高方悟鐵符之前定也鈞官至著作佐郎

巢秘丞

巢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將至預徙家于洛城獨止于縣之正寢一夕夢二女子再拜於榻前問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

女奴也以過被鞭死瘞于明府寢榻之下向来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驚怛今夕方敢誠告乞遷于野乃幸之大也翼可之明日發其地果得二枯骨紅梳繡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飯加之楮錢埋於近郊數夕後夢中前謝而去

樂長官浩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彥昌相國之長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縣其内子嘗夢一少年黄衣朿帶紗帽神彩俊

爽謂之曰君宜事我不爾且致禍既寤白梁梁
不之信既而竊其衣冠簪珥掛於竹木之杪變
怪萬狀梁伺其嘯拔劍擊之鬼曰嘻汝安能中
我又命道士設醮以禳之始勑壇奪道士劍舞
於空無如之何謂梁曰立廟祀我我當福汝既
困其擾不得已立祠于廨舍之側又曰人不識
吾面可召畫工来我自教之繪事既畢乃內子
夢中所見者會家人有疾鬼授藥與之服輙愈
歸之政事有不合於理者洎民間利害隱匿亦

崟以告梁解官廟為後政所毀鬼亦不靈聞之洪正卿進士云

楊郎中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靜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悪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錢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近時有人死而復生云陰府新立速報司若楊氏之報信哉

張太傅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張（忘其名）知兗州奉符縣太山廟據縣之中令兼主廟事歲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來獻公往往竊取之既辭官寓家於東平一夕聞中闔外如數十人語聲雜還不可辨晨興視之其所盜幣幞器皿之類悉次第羅列於廳廡間視橐篋封鐍宛然如是者凡數夜張大怖駭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舊事發兗州獄吏持檄來捕既就逮左驗明白竟寘牢戶

楊從先

殿直楊從先至和初監大名馬監其冬夢授樞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行右劄付從先准此既覺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馬多死監牧使臣衝替者數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衝字也再言之者皆被責也

括異志卷第四

括異志卷第五

襄國　張師正　纂

李參政

李參政至性修潔夷淡年幾強壯尚為布衣閑寢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着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来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向曰鬼邪仙邪荅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户不見自此月

三至或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
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欵
奉三年於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省一言
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嘗為商賈
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令世俾君羇蹇
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
不爾當有禍既而 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
啓其封見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
而果然後歷清顯入叅大政擁旌巨鎮而終

樂京著作嘗言

梅侍讀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厠文館坐在人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臍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　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上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鬬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伺呂公再入中書鬬亦未晚牛遂

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以太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向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花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厚結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郡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守許州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郡牧使也二牛鬬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明富貴貧賤以時而來不可覬圖而取梅公早預俊選屯蹇不振年始從欲方遇知己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巨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韓宗緒

韓宗緒龍圖贊之子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皇祐秋鎮廳預薦偶於相國寺資聖閣前見其家舊使老僕呼謂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

此曰某今從送春榜使者又問榜可見乎曰有
司收掌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又謂曰汝能密詢
有我姓名乎苟無亦可料理否僕許諾試為盡
力又問復於何處為約僕云復期于此他處難
府某之迹此地雜沓人鬼可得祭處他日如期
而往僕果在焉遂開掌見已之名在片紙上揭
其下乃田竇鄰也僕曰此人明年當登第官甚
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
得而見之若白身則不可因忽不見明年韓登

第曾以茲事說於親舊間治平中韓玉汝龍圖與供備庫使段維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嘗為雄之監軍雄之舉人皆上謁田誠鄰刺字廁焉韓見之大驚與段盡道所以段復以韓事本末語之因遂齋戒夜禱作奏訴于帝木炎嘗侍父官岳橋偕知之熙寧中炎登第為岳州巴陵簿縣令王澤嘗談怪異王云應舉時聞州東有一人嘗入冥言人吉凶甚驗遂率同人數輩就問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見遂以將來得失叩

之再三不語俄乂面壁而坐云田𡨥鄰公事至
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場事不知田𡨥隣何人也
炎方省向者韓毀之言𡨥隣以累舉特奏名其
後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員外郎杜公彬羅滌倅至闕奉朝請一日
遊景德寺訪朝容不値方假筆札以誌門偶狂
僧嚴法華者自廡下直揖杜君杜雅聞法華言
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諮之僧奪筆索紙

杜以刺字之餘授之大書云南州壬子杜不測其旨後數月授知漳州到州閱圖經則陳氏偽據日目漳為南州杜嘆訝之自撰以為壬子者有土之號豈隱其為州之意丨耶後歲餘杜終於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齋飯僧次煜因言及法華之事取其書以示群僧因觀其壬字中一畫差長若壬丨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於魏泰并出其書

李侍禁

李侍禁斎善袁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華陰之東郊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齔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出與其妻謀曰二子長立當有婚嫁之費且分我資產能致之死地家資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笞罵挫辱無日無之儀得疾疫遂絕其藥膳雖杯水亦不與相繼皆物故妾不勝怨憤日走伏齋壟號哭以訴數月妾亦死有隣家子於閒巷見齋手携二子妾亦

侍側顧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歿若可語之吾亦訴於陰府不汝置也隣家子知是鬼將走避因忽不見隣家子遽來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會親舊女客於中堂厥良獨坐書閣下乃父自外至數其罪以杖擊之坐客聞其號呼悉往視但見仆地叩頭服罪言虐殺二子狀數日乃死其妻後數月亦死田宅家貲悉籍沒噫李齋之事不誣矣世之人父死而謀害幼稚以餡貲賄

者多矣目覩數族雖不若李為兒靈但見其身大折子孫淪胥以至無立錐之地李齋之事足使狠子庸婦鬧之少警其心　董職方經臣親見玆事云

李氏婢

貫國傳大冲嘗說有李某屢典郡既卒家人歸京師舊居有老婢乞京城巷陌無不知者家之貿易飲膳衣着洎親家傳導往來悉賴焉邑君愛之如兒姪明道春方閙溝俾至親家通起居

抵暮不歸數日尋訪無迹邑君曰是媪苦風眩疾作墜溝死矣即命諸婢設靈座祭焉家之吉凶亦來報邑君泣曰是媪雖死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來家人皆以爲鬼也媪拜曰去歲令妾傳語某人至某處風眩作墮溝中某人宅主姥見之令人極出滌去穢汚加以藥餌得不死某誓傭一年以報今既𠦝即辭歸往詢某氏果然是夕有青巾男子見邑君夢曰我淸衛卒也向死于巷左昨閑宅上失女使設位以祭遂假其

名竊享焉令闔已歸乃拜辭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從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數同人僦舍於麻稭巷嘗五鼓而興將謁親知于遠坊者始啓寢戶即踣于地奴僕扶視氣息殆絕至巳午間始惺然曰初啓關見一兒戴短巾衣綠寛衫黝面于顋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以氣噓之如霜風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於地也明年校藝不利於南宮

胡殿丞

胡殿丞偓潭州人至和中授峽州簽判待闕荆州僦居於公安門內暇則坐於廳戺間嘗有持刀鑷者比日過門植足注視良久乃去胡異之一日呼與小兒剃髮因問曰汝常顧吾門內何也曰有一親識姓某在峽州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勞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門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問之有一人前曰刀鑷漢竟多口胡屢詢以冥司所職但云未

可輕浅居無何胡以先人忌晨飯僧課經具疏焚楮泉迫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懷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寫者已而灰滅且曰殿丞見迫不敢隱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減祿筭矣數日吏暴卒朞年胡以病瘵於家　得之李林秘校云

謝判官

謝判官平原人寶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頗豪盛

妳媼抱嬰兒飾以文繡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貲産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頷之既寤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秩滿復調棣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紈綺戲階下指謂謝曰此前日之嬰兒也今始五歲尚未語既寤謂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導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

緋帽紫袍銀帶立於堂戶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　矣若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劉觀察宅

京師保康門有劉觀察之別第每僦於人翰林學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鄉貢將試禮部僦此第以居一夕不寐聞廳中有人呼曰太尉來既而又有若往來向訊切切細語或如傳授指令皆以太尉為稱歷歷可審甚訝之翌日究其

宅之坊曲地里則韓通之故第也通嘗為王彥昇族於斯第之下　進士魏泰親得之於曾子宣云

柴氏枯棗

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莊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禪棗遂枯死明道中枯弃復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中水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帝王之後柴氏自邢蔡

號荸州諸族被甄敘入官者三十餘人并肅之祥亦非虛應

僧緣新

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果園院主僧畜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云累歲荷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旣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息婦夜生一男及詢

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

浮屠令以披緇薙髮法名緣新縣人率知之

括異志卷第五

括異志卷第六

襄國 張 師正 纂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騭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

之才出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爲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服者無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孫女壻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參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築壇于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

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
故多方以圖安耳既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
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既
而秉簡贄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
試捫其體則殭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
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
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
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
天闕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

以稽留公益不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之丗疾若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事聞之畢國傳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麥道録

麥道録本宦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材場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汴河岸之側有敗席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麥異之為市衫

褌麻纏故巾瘞之於隙地他日奉使鄜延至蒲坂北一郵置有一貧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故來致謝麥召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賜也麥罔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屛左右移時而去麥旣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已麥遂棄官爲道士爲左街道錄年九十餘卒

聞之于朱左藏允中

楊道人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鄧之京山縣豐

國莊頃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而未嘗巾幘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施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往逆知人中心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朱砂銀法試之有驗往見之楊即前曰滋滋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干之乞數字直書云翻車二十五千既而果於翻車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令京山楊每來謁之贈以衫帽或留宿外齋雖設

衾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矣未幾索紙筆横作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視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塗商販皆云見其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頻豪民張絳家為買棺埋于市側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師是日見楊来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開其藏惟空棺耳其異迹甚多能記其一二也　辛都官子京録示

李芝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和厚簡默居常若愚者間為兩韻詩飄飄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納辟穀之術膚體不屢濯自然潔清髮有緑光立則丞地所居房室不施關鍵邑人崇向施與金錢衣服無筭八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一夜有數處見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于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賾剛寢中南游荊渚時鄉人韓可琳為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吊伐江吳軍府多事因褫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公侍郎屏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張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日以沉湎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

往入廛市中多所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衆皆畏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淤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或與人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畧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赬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

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與之游向天才敏贍思如涌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裹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主曰我固不起愼勿燔吾尸恐鄉親尋訪言訖而絕身體潤澤異香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買棺葬於西門外逾年監兵羅歸其僕遇向於揚州開明橋間方鑑在否為我語汝郎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張駭向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隨手

而碎又鼎之步奏章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過白携大葫蘆貯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爲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氏覽之大驚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護命經窮極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雜詩唐艉集而名爲丹臺並傳於時大抵神仙之事見於傳記若白之鮮去此耳目相接年祀未甚遠令室而祠之不惟衆所瞻仰抑將傳信於永世也

斯皆柳應辰職方撰祠堂記畧云

靜長官

靜長官真定人登明經第寡嗜慾好道家修攝事一旦棄妻子遊名山數年不歸天聖中先君與親舊杜獲向知古會於磁州慕容太保之第始然燭叩門頗急啓之乃靜也緼袍皂條布巾芒屩把臂甚喜詢其所往曰自别浪迹於山水間良惟素志今將歸真定視妻孥聞諸君會此故來相見既飲靜曰方道籍為樂而酒薄不可飲某有藥以資酒味於小橐中出藥一粒如彈

丸投餅中復冪口良久飲之氣味極醇烈夜漏上四鼓諸公皆酩酊就寢雞既鳴靜獨謂僕夫曰或諸公睡起輙云我且歸真定也既曉相與歎靜藥之為神亟命健僕走真定問其家云未嘗暫歸余前年寓洛下有醫助教靳豪者於其家常帷一榻枕蓐甚潔人問其故曰以待靜長官靜今隱嵩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嘗以方書授靳由是醫術大行家貲數千萬靜今年逾百歲狀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

多知之

李子廉

衡嶽道士李子廉落魄無他能嗜酒性狠悖於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蕪穢委積而弗加芟掃以是景趣湮沒閣宇圮壞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禮部侍郎王公祐以中書舍人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岳遊覽佛寺道廟殆遍因訪所謂魏閣者群

道士昔以摧陋無足觀而王公堅欲一視及至則子賡猶醉寢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賡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視王公久之乃曰窮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為罪左右皆股慄而王公欣然無忤其應荅之言雖甚俚野而氣韻自若王公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所以顧待之甚渥人亦莫諭何以致然也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又半年然王公問遺時時至山復作詩二章寄之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

一別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謁王公且曰將有所適先來告別公曰往何地則曰未有所止緣某一念所詣則翩然逕行恐爾時不復得別故預耳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甃閣至之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飾服焚香秉筆即中堂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岳寺僧自京至於安上門外見子廉云來看京師即還時蒙李觀主厚有贐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其封真子廉之書也人皆嘆

王公之默識　張都官子諒言

許偏頭

成都府畫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開畫肆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十許負布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得非有所稟而召僕也邪曰非也聞君筆妙故來耳幸無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頂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且長矣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

臨前言戲讀誠頗媿惕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錢不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攜橐而出許拜謝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有識之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數許家貧遂日益後以貪直畫且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自是呼爲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八十餘方卒朱真

人者乃朱居士也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仙傳　事得之裴長官。公愿云

張翰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裁歲遷就吉辰而歸於張氏間與厥夫禱嗣於歸眞觀之三清殿祝辭以所裁之齒皆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歸真觀火竇嫁以鐵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

怨為神所憑以手執瞽鞠弼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僞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於子私用家貲已受考于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緣是荊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雖小妄以告神則罪大也壽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括異志卷第六